

从开放课程谈全球化时代的创新人才培养

——访国际教育技术知名学者赵勇教授

本刊特约记者 骆力明 孙众 本刊记者 魏志慧

[编者按] 赵勇教授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知名教授、作家,主要研究全球化教育及教育中的技术应用,曾主持设计旨在培养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校体系,开发了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大型游戏社区,建立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心。赵勇教授发表100多篇学术文章、20多本专著,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颁发的早期学术成果奖(Early Academic Career Awards),并被《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 & Learning Magazine)评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他目前任国际教育学会的理事、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全球教育部主席,同时兼任教育评价、政策和领导力系教授。

本次访谈围绕 MOOCs、全球化校园、创新人才培养及青年学者发展等主题展开。

[关键词] MOOCs; 高等教育; 创新型人才; 全球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4)03-0004-06



记者:赵教授,您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和 EDUCAUSE 发布的《地平线报告》(2013版)中,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 MOOCs)被列新兴技术榜首,成为教育热点。请问,您是如何看待 MOOCs 的?

赵勇教授:首先,MOOCs 的出现会改变传统学习观。其次,MOOCs 对学习机构本身的变革会起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应将 MOOCs 的作用过度放大。就像美国有 Twitter,咱们有微博,你能说微博改变了我们吗?或者说,土豆带来的改变多还是 YouTube 多?我们把这些统称为社会交往性媒体(Social media)。所以说不要用名字本身,而是要理解名字后的本质,把现象和本质分开。MOOCs 同理,它其实只是信息技术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小概念,一种现象而已,不应上升到全新教育模式的高度,过度放大或高估它的作用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对信息技术的认识一直有很大的误解,往往过分高估技术的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每当

我们碰到新技术或新名词,往往会特别激动,实际上这种技术的长期演变我们早就预见到了。所以,我想提醒国内的一些同行,MOOCs 并不是必须采用的学习模式,或必须赶上的快车,担心慢了晚了自己会落后,那就太傻了。我很担心国内同行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偏差,动辄寻求“模式”,这是不对的。我重申,MOOCs 不过就是信息技术发展阶段中的一个概念或现象而已。当前,教育技术对正规教育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教学层面,很少触及教育本质,比如教育机构的职能、教师的角色、课程的本质及必要性、技术对人才素质的改变等。而抓住教育的实质才是重要的。

记者:目前,除 Coursera、Udacity、edX 等大型 MOOCs 外,中国、英国、西班牙等建立了本国 MOOCs 平台,您认为 MOOCs 的迅猛发展,对全球高等教育会产生多大冲击?

赵勇教授:影响不大,至少对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冲击,它不可能轻易将高校击垮,因为 MOOCs 和高

[收稿日期] 2013-12-26

[修回日期] 2014-03-07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智能英语学习资源的建设策略及应用研究”(AJA12132)和北京市教委科技面上项目“英语泛在资源建设的关键技术研究(KM20131002801)。

[作者简介] 骆力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软件工程、移动学习;孙众,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移动学习、技术时代下的教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sunzhong_92@163.com)。

校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一。无论是中国高等教育还是国外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只是一所认证机构。如果这种认证制度不发生改变,MOOCs 将不会对传统教育带来根本冲击。而 MOOCs 呢? 第一,它代表信息共享;第二,它代表平民参与。就信息量来说,MOOCs 和百科全书没有多大差别。我曾在书中写道,信息技术的作用之一是使听众、受众变成广播人、制作人,可以实现全球共享,全球合作。从这一点说,这种改变不等于机构的改变,机构的改变还得花更长时间。

另外,MOOCs 很难解决的问题是,有些课程或知识是全球的,有些是地方的,还有些是本土的,这些知识的传播传授传统大学可以做到,而 MOOCs 却难以实现,甚至是做不到的。

从教育技术史来看,MOOCs 思想早就有了。爱迪生发明电影后曾说,电影今后将取代学校教材,那不就是 MOOCs 的思想雏形吗? 后来的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等是技术的改造,不完全是教学理念的改造,技术的改造还需有机构的改造,文化的改造。所以,所谓 MOOCs 对传统高等教育的冲击,我们没必要担忧,也没必要不担忧,应保持淡定的心态。两者职能不一,冲击不会很大。

记者:与高等教育不同,基础教育不是以学历或文凭认证为主的机构。实际上,目前很多中学生在使用 MOOCs。比如,12 岁的巴基斯坦女孩尼娅兹(Khadija Niazi)亮相 2013 年达沃斯论坛的在线教育圆桌会议,她去年学完了几门 MOOCs 课程。国内聚集众多 MOOCs 学习者的果壳网对在线用户调查发现,在利用国外公开课学习的人群中,20% 是中学生。从这些例子来看,MOOCs 已经不再只是面对高等教育或者成人学习者,也给基础教育或者青少年带来新的学习机会。您认为,MOOCs 对全球基础教育将起怎样的作用?

赵勇教授:学校教育方式的确可能会随 MOOCs 的出现而变化,基础教育也会更加重视从以教会学生学习向学生自主学习转变。但是,中学生通过网络开展开放式学习,不一定非得用 MOOCs。很多内容 YouTube、优酷、土豆上都有。因为 MOOCs 也只是个概念,有好的 MOOCs,也有不好的 MOOCs。它不是神圣的东西,就是有人上课,让他人看看而已。

我很担心目前国内对 MOOCs 的过分关注。因为在中国,人们特别喜欢上课,听说哪里有好课,立刻觉得特来劲。实际上,YouTube 或土豆上也有很好的学习内容,还可以加评语,而且看同一视频的学习者,大多兴趣相似,他们可以实现共同学习。你要想学某种知识,为什么非得上课?! 完全可以组织其他想学的人一起在网上上传视频,交流讨论,共同完成任务。这样的学习就不是上一门课,而是学习者自己组织开一门课。这从技术上说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你没去组织,或者从来没想过而已。曾经有人问我,该如何认证这类学习? 我的回答很简单:如何认证是传统教育范式下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教育是为学习服务的,而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那最好的认证人就是学生。这也是我所说的教育本质的改变。

记者:如果说 MOOCs 的理念是免费、开放、在线,那么您认为,传统大学该基于何种理念,如何利用技术来建立全球化校园呢?

赵勇教授:传统大学应本着开放的理念,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通过作品导向的学习来建立全球化校园。建立全球化校园从技术层面讲完全可以实现,而且经济成本也低。以开放课程为例,视频的共享可以利用优酷、土豆这类视频共享平台完成,课程学习的交流论坛可以由在线学习社区完成,即时判断或同伴互评也可以由很多免费网站完成。因此,全球化校园的建设,技术不是问题,重要的还是理念。

中国大学要改变的首先是机构本身。我刚才说判断大学本身是垄断机构还是教育机构,主要是看大学看中的是控制学生还是帮助学生。目前高等教育可以变得更开放,比如,能不能有三分之一课程由学生自选,包括选择 MOOCs,甚至国外课程,或者选另一所大学的课程。比如,首师大学生可以选北师大的课,这就是开放的方式。学生还可以在网构建自己的 MOOCs。比如,国内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在全球教育中的作用时,可以找美国、英国的硕士生一起开设课程,再请老师做一些讲座,这不也一样吗? 这其实是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本身的改变。

其次,要改变的是学习观。实际上中国现在急需改变的不是怎么教,而是怎么学。信息技术发展

至今,任何大学或个人都具备用技术组织开放课堂的可能性,那么缺的是什么?缺的其实是学生能力。缺在哪?主要在自我组织学习能力和自信心上。先说自我组织学习能力,以往的学习观中,学生需要老师教才会学,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知识教师不用教,学生也可以学。比如,研究生可以利用技术,自行组织开设一门面向全球的开放课程,这门课程可以不需依托任何现成的 MOOCs 平台就能完成。在开课过程中,学生既学会了如何应用技术,也学会了课程内容。而现在的学生,多认为自己需要老师教,不会自我学习。另外,学生缺少自我学习的信心,总在寻求别人的批准和承认。中国有句口号——“我要做好自己”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认可,缺少自信心。为什么非得要别人认可你,才觉得自己有价值呢?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 MOOCs,其实 MOOCs 真没什么。从某角度说,它就是以前的函授课或中央电大开的课:一个人上课,很多人听,再在当地组织些团体讨论。翻转课堂也是这样,说到底,就是“懒”老师让学生多准备一点,然后上课讨论。所以 MOOCs 也好,维基百科也罢,还有翻转课堂之类,没什么神秘,它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另外,实现全球化校园要求学生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全球化学习生态圈。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种可能是让学生能够创作,且以低成本实现。但有的教师没有实现这一点,仍用信息技术帮自己教。在全球化的学习环境中,学生能获取的信息非常多,这要求教师必须转型。传统学校用两点判断教师的价值:第一,“你懂多少”,即你给别人一桶水,自己必须有一缸水,但是现在要比谁知道得多,谁知识量大,那谁也比不过谷歌,所以我们要放弃第一点,评判教师不应该看他知识量的多少;第二,“你教得好不好”,即要求教师很有效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得好的老师很多。所以,教师应该转向辅导者,也就是咨询师。这就导致我所说的学习新定位:“创造和连接”。

创造可以用前面所说的作品导向的学习(Product-oriented Learning)来实现。它由学生创造作品,包括多次修改、持续且规范的过程,同伴互评等,这些环节可以用技术手段支持。连接也很重要,它打

破了人们所谓的画地为牢。很多学校认为这个环境是我们的,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学,所以搞了这么多年的课堂改革,还是跟监狱一样。我的认识是,学生的培养不应在课程上下功夫,也不应在教师身上下功夫,而是要在学生身上下功夫,要教会每个学生怎样营造个性化的自我学习生态圈。

我经常教育孩子:世上没有差老师,只有差学生,意思是学生要学会从最差的老师那里也能学到知识。能在最差教室里生存下来的就是好学生,所以差老师对教育学生也有帮助。因为你不能保证一辈子碰到的都是好老师,碰到好老师是福气,碰到差老师也要能学习下去。学习者要能构建个人学习生态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老师,都能学得好。

我还建议大学一定要社会化,多开酒吧和咖啡馆等,它们的社会性功能非常重要。大学职能的转变就是学生自我组织能力的转变和自我学习生态圈的建立。大学要提供这样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评估和评判。

记者:您目前正在主持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具备全球领导力人才的开放课程平台:OBA。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及它的特色?

赵勇教授:OBA 是类似 MOOCs 的开放课程平台(<http://globaleducation.uoregon.edu>),但它比 MOOCs 大得多,理念更先进。为什么?首先它是国际平台,全开放。这意味着谁都不拥有这个平台,谁都可以在平台上开课。现在国际上很多大学的 MOOCs,课程都由大学拥有,服务器、功能模块与其它大学独立。这样做其实很浪费资金,也很难引进资源。但在 OBA 平台,各大学都可开设课程。OBA 利用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进行课程的开设和交易;其次,OBA 平台的理念以作品为导向,没有严格的师生界限,实现了“无国界、无单位、无中小学、无大学”的四个消除。在 OBA 平台,学生可以制作作品(课程),每个作品都要有顾客。比如,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中,如果某位学生会用 flash,他就可以担任 flash 教师授课。这有点类似 Facebook,即你是信息发布者,也是他人的合作伙伴。因为 OBA 着眼于培养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创业者,因此 OBA 平台中学习者的角色是变换的。在这门课中你是学生,在另一门课可能是老师。课程定义也是变化的。国内

定义 22 周或 18 周的课为一门课,那 5 星期、3 星期的课能否称为一门课? 其实,课程设置应灵活,同时我们不认为有专门的教师和学生,而只有初学者和专家。专家是信息供给者,初学者是信息接收者。

OBA 也是全球的课程交易平台。OBA 上的课程可以交易,课程上传者可以设置课程价格,需要学习课程的人只需付费就可学习。比如,中国小学生可以在上面给全球的大学生讲授如何学习汉语,巴西小孩可以在上面讲足球,国外大学生可以在上面讲本国文化等。有人可能会担心如何保证课程的质量呢? 我的回答和之前一样。只要用户愿意购买,愿意坚持学习课程,那么学生的认可就是最大的质量保证和评估。目前这一平台已有一百多门课,还在持续增加中。老师、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让我们具备了国际化视野,这也是 OBA 课程平台的特色。

记者:您认为,要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具备全球领导力人才,美国和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勇教授:先说美国。近年来联邦政府和各州实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后,各州不断高涨的标准化及中央控制的热情,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伤害。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人才同质化。正如我在《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一书序言中阐明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致力于保证所有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同时,实际上在暗示,高质量的教育,就是让学生们在有限的几门课程考试中取得高分。而没有在有限时间内,在规定的科目考试中取得满意成绩的学习,则被认为是能力欠缺的学生。结果是学校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具备的能力、技能和知识类似。这样的结果无论对美国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发展正不断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世界需要多种多样的创新型人才。

中国的教育更严重,只有那些与高考相关的科目才会受到真正的重视。可是回头思考一下,二十一世纪任何一项才能都有价值,但是这些不同的才能往往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就被抑制掉,扼杀掉了。所有的教育都是学生猜老师或者出题人想要什么答案。你想这个习惯被培养了多久?! 学习者在学校呆了多少年,就被培养并强化了多久。“一

万小时定律”知道吧? 它是说想在哪个领域成为专家,只要超过一万个小时的训练,你就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你只要进入中国大学,将一定会成为学生方面的专家,或者说专家学生,因为你从小学起就被训练,每周五天,每天至少四五个小时,还不算课外班。专家学生最重要的一项技能是什么? 就是猜别人需要什么。这难道不可悲吗? 进入大学后,学生接受的也是就业型教育。什么是就业型教育? 就是学习者要猜老板需要什么,工作岗位需要什么。我们失去的另一种能力是创造能力。人的创造力不太容易被培养,但很容易被抑制、被抹杀。其实,人都有创造力,中国人更是不缺乏。比如,中国人在语言方面很有创造性,你看手机段子就知道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创造力被浪费,或者叫用错了地方(misdirected)。在传统教育环境下,你猜别人心思需要多少力气? 而你的精力就这么多,你把力气消耗在猜测别人想让你做什么时,就很难去创造。美国有个词,叫漫不经心的教授,意思是说有些非常有成就的教授,在生活上,在人际关系上几乎不花心思,吃穿无所谓,他把精力都投入到创新中。最近,我在分析中国的创新研究发现,国内目前的科研论文发表量在国际排名第二,专利总数全球第一。可是,有份量的创新成果数量不多,很多人在造假上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这就是一种误导的创造力。

回到教育,一个以就业为基础的教育范式的任务是什么? 是你要向别人证明你具备某一能力,至于你真的具备与否无所谓,只要向别人证明你具备这个能力就行了,所以我们有考试。结果很多人不想着好好学习,只想如何作弊,如何找人找关系通过考试。至于你能不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流无所谓,只要能拿到四六级证书就行;你爱不爱音乐无所谓,只要通过音乐考试就行。这种就业教育会导致创造力被误导。

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能力叫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分两类:一是强迫性创业,即为了谋生,自己摆个摊养家糊口;另一种叫选择性创业,就是一发现新机遇,觉得自己可以在哪方面有所突破就去创业。乔布斯就是选择性创业的范例,选择性创业才能有大的突破。创业精神有两个重要品质:一是自信,一是敢冒险。但是,我们通过 16 年(12 年的中小学教育加 4 年大学)受教育

后绝大部分人没有冒险精神,怕输、求稳定成了普遍现象。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按人口比例看,中国应该有四个乔布斯才对。原因就是中国大学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非常成功,培养了一大批等待找工作的人。美国大学呢?就业导向的教育不太成功,所以就有那么一小部分漏网之鱼,像乔布斯是未被扼杀的。当然,目前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正在努力转变这种以考试成绩、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不过这条改革之路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能够从学习观从机构改革上取得突破。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具有全球意识的教育”?这个问题其实不分国界。中国也好,美国也罢,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就是正视自己的传统,确定自己的相对优势,同时接受多种看法,尊重多元化。我在《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一书中提出,教育在帮助下一代适应未来全球化社会,并能成功生存的问题上,各国都面临一系列挑战。挑战一是如何帮助孩子们以后有一份工作,使他们可以生存;挑战二是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人共同生活、工作和交流,因为全球化导致的结果之一是跨文化交流的程度加深、频率增加;挑战三是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全球化视野,帮助他们具备全球公民的认同感。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改变对教育的看法。虽然教育可能仍然由地方控制,地方支持,但全球化思维,能使我们下一代在全球化世界中,充分享受他们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才是绝对必要的。

记者:近些年,国内教育技术从业人员加快了国际交流的步伐,希望中国学者的声音能够传播

到国际。作为在国际有影响力的来自中国的教育技术学者,您能否给中国教育技术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们一些建议,使他们更好地加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开放时代?

赵勇教授:最重要的一点是借鉴国际研究范式。比如,重视实证研究,广泛合作,敢于创新,敢于想象。很多人认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语言是最大问题或障碍。其实,语言真不是大问题,思维转变才是关键。中国学者没必要研究国外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把国际上的研究范式借鉴过来,以解决中国本土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没必要完全学他们,或者跟他们做得一样。因为各国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电子书包来说,美国的电子书包其实背后也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我国学者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和思维,不能完全模仿或照搬他们。当然,这个过程很难。我认为,国际化能力中,很重要的能力是我们怎样和别人平等地看问题,而非谁优谁差。学术界现在有些不淡定,容易以美国为榜样,他们一有什么动态就模仿,或者美国怎么说都是好的,中国怎么说都是不好的。事实不是这样。比如,行动研究是中国早就干的事情,美国还是从中国学去的,结果反而成为他们的创新。说到底,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洋概念,洋思想,而应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解决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想法,从西方或美国的文化角度了解他们,但要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领域。

(编辑:徐辉富)

Rethinking the Growth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Globalization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Online Cours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Yong Zhao

LUO Liming¹, SUN Zhong¹ & WEI Zhihui²

- (1.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48, China;
2. Journal of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Shanghai200086, China)

Abstract: Dr. Yong Zhao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 author, and speaker. His works focu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Other than designing programs to cultivate global competence, he

has developed computer gam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has fo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to explore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ls. He has published over 100 articles and 20 books. Dr. Yong Zhao is a recipient of the Early Career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was named one of the 2012 1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y the Tech & Learn Magazine. He is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 He currently is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ial Chai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where he is also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Policy, and Leadership.

This inter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MOOCs, globalization campus, innovative talents educational model, and scholars' academic development. First, Dr. Zhao points out that MOOC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learning. It indeed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the learning institutions' operating mechanism. But he argues that over-emphasizing its effects is not wise enough. After all, MOOCs is a kind of learning phenomenon, and is far from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al model. Therefore, there is no need to overestimate its impacts and raise it up to the height of the new education model.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ers often overestimate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le underestimates its long-term effects. The concer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ers were used to address how to teach well. They were rarely used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such as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role of teachers,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and the changes that technology brings. Therefore, more concerns should be expressed on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MOOCs has two vital features: representing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making it possible for ordinar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higher education or high-quality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MOOCs does not impact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very much. On one hand, MOOCs has no advantages in diploma authentication, which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On the other hand, MOOCs achieves remarkable performances on learning globalized knowledge, but failed in facilitating localized knowledge learning

Second, globalization campus is not the privilege of MOOCs.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aiming to develop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to create a global campus through the product-driven learning.

Third, Dr. Zhao introduces a global open course trading platform—OBA, which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his research team. It makes no strict boundarie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platform has four features: out of the bounds of nation, schools levels, organization, and universiti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 permanent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tudent like, only beginners and experts.

For innovative training, Dr. Zhao emphasizes the need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of initiative,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adventurous spirit.

Finally, Dr. Zhao gives some advices to Chinese young scholars. He suggests that young scholars should appl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to solve Chinese domestic problems. For example, doing research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imagination will help Chinese young scholars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better.

Key words: MOOCs;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ve talents; globalization